

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研究

——论五代西北方音的精见二系合流

丁治民, 赵金文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摘要: 罗常培指出, 早在五代时期精、见二系就开始合流, 但后来的研究对罗的观点均持否定态度。对敦煌诗中的别字异文作穷尽的考察, 可以发现二系合流有八例。五代后敦煌等西北地区丧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出入口的功能, 从而导致历史文献的断层, 这应是二系合流未见文献证据的原因之所在。

关键词: 敦煌诗; 别字; 异文; 精系; 见系; 合流

中图分类号: H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3555(2009)03-0055-05

DOI: 10.3875/j.issn.1674-3555.2009.03.011 本文的 PDF 文件可以从 xuebao.wzu.edu.cn 获得

精系是指 36 个字母中精清从心邪五个字母, 见系是指 36 个字母中见溪群晓匣五个字母。精系在切韵图中为齿头音, 是塞擦音和擦音; 见系在切韵图中为舌根音和喉音, 是塞音和擦音。二系不论是从发音部位, 还是发音方法上均不相同, 但由于精系的四等和见系的三四等受到介音的影响发生了顎化而演变为一套声母。

一、前人有关精见合流的研究

最早发现精、见相混的是罗常培, 敦煌五种对音材料中有一例。“此外, 《大乘中宗见解》中有个‘称’字对音作 $k^{\text{h}}\text{yin}$, 这是由于藏文‘ka ya ta’的读音跟 c^{h} 相近的缘故, 不过汉语‘牙音’的三四等是否从那时候就有顎化的倾向, 还不能根据这一个例子决定的。”^{[1]22} 由于仅有一例, 他立论谨慎, 没有确定相混的性质。但联系《开蒙要训》的注音后, 罗还是肯定了见组声母的三四等也开始有顎化的趋势。他指出: “这种现象在《开蒙要训》的注音里已然有以‘从’注‘澄’, 以‘照’注‘从’, 以‘彻’注‘清’, 以‘审’注‘心’, 以‘邪’注‘禅’及以‘晓’注‘心’诸例, 可见从那时候起他们已然露了顎化的痕迹了。其中只在《大乘中宗见解》里有一个穿母的‘称’字写作‘ $k^{\text{h}}\text{yin}$ ’; 这一定是因为‘ $k^{\text{h}}\text{y}$ ’的读音同 $c^{\text{h}}\text{[t}^{\text{h}}\text{]}$ 相近然后才会相混; 从这个仅有暗示, 我们便可以推想在《大乘中宗见解》的时代见组声母的三四等也开始有顎化的趋势了。所以‘齿头音’的四等跟‘牙音’的三四等在唐代西北方音至多不过受了[j]化(yodicized), 一定还没有到顎化(palatalized)的程度, 但是从五代起已然开始有类似近代西北方音的演变了。”^{[1]44}

但罗常培的这一论断不仅没有得到更多材料的支持, 反而以后的研究者基本对此是持反对态

收稿日期: 2008-03-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5BYY053);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070410403)

作者简介: 丁治民(1969-), 男, 江苏东台人,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汉语史

度的。邵荣芬研究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时虽然发现了精系、知系同见系相代的六例，但逐一加以否定。邵说：“关于声母，除了上面所讨论的一些现象以外，还有精系、知系同见系相代的一些例子：‘既即’、‘饷向’、‘浹洽’、‘浹甲’、‘休修’、‘知季’。这些例子大部分显然是不可靠的。

‘既即’，‘饷向’同声旁。‘浹洽’多半是读‘浹’如‘峡’，然后误作‘洽’。‘浹甲’大概是‘浹’从偏旁读‘夹’，而后误作‘甲’。‘休修’也有问题。原文作‘夫人受戒却回来，七日身修掩夜台’，‘修’大概是‘终’字的笔误。因为‘身体’不如‘身终’自然，而且下面紧接着解释这两句的散文说‘有於（相）夫人於石室比丘尼所，受戒了，归来七日满，身终了’，用的正是‘身终’而不是‘身体’。这样一来，我们当然不能凭一两个例子就断言见系字已经颞化。何况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我们也没有发现见等真正颞化的方言，就更不能鲁莽了。”^[2]

明隆庆年间（1567-1572）本悟禅师著《韵略易通》，溪母、群母“腔、劈、强、却”等字下注曰“重清下”，见母“江、讲、绛、觉”等字下注曰“重精下”，赵荫棠认为这是见系、精系读[t[°]]、[t[°]ɿ]、[[°]ɿ]的证明^[3]。郑锦全认为赵荫棠所引本悟禅师的注，表明见系声母的颞化始于16世纪，而到18世纪《圆音正考》对尖团音的分析，表明颞化已经全面完成^[4]。至于罗常培说八、九世纪之间已经可以看出精系和见系声母颞化的发端^[156]，因为例证太少，不足为据。

其实在《韵略易通》之前的文献已有精见系同音的记载。《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序》：“其鸡称齋、癸称贵、菊称非字之类，乃方言不可凭者，则不得已而姑从其俗。”^[5]其中“鸡”为见母、齐韵，“齋”为精母、齐韵。“鸡、齋”同音，可以反映某方言中精见已合流。何一凡指出：“见（群下同）、溪（群下同）、晓（匣下同）诸母拼二、三、四等韵，在《中原音韵》里一般是[k k^ˈ x]，

但在萧豪韵里，拼三、四等韵分化为[kj k^ˈ xj]。萧豪韵中[k k^ˈ x]与[kj k^ˈ xj]并存，形成两个不同层次。”^[6]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卷之七、平声下、三肴、“饶”字下案语：“案《七音韵》、雅音‘交’字属半齿，吴音‘交’字不同音。雅音‘高’字即与吴音‘交’字相近，故‘嘲、钞、巢、饶’等字皆入‘高字母韵’。”^[7]这条案语说明“交”字在《七音韵》和雅音里已读为t[°] iau。

宁忌浮指出：“在语音史上，这条案语可看作现代汉语t[°]、t[°]ɿ、[°]的独立宣言。”^{[8]30}杨耐思说：“《韵会》在审音定韵方面，都是根据《七音韵》。”^[9]宁忌浮系统分析《古今韵会举要》后发现：“舌根音的舌面化，早在宋金元间就发生了，虽然不是后来舌面化的舌根音的全部，但至少中古开口二等韵的见溪晓匣、四等韵的见溪晓匣以及部分三等开口韵的牙喉音，确已舌面化。”^{[8]27}

日本学者花登正宏认为《蒙古字韵》的开口二等牙喉音确已舌面化^[10]。

据上述研究，13世纪或者更早，北方话中已有精系和见系声母颞化现象，而且邵先生所列的例子有一例是可以确定的，更重要的是利用别字异文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是一种新的探索。虽然研究之初研究范围不大，主要集中在变文中，但已经开辟了新的领域，指明正确的途径。

唐五代西北方音的阐述要求我们对所有敦煌文献中的别字异文作全面的考察。敦煌文献资料进一步搜集、整理，为我们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就是其中的一种。

二、敦煌诗所见精见合流的例证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徐俊纂辑。该书是在全面普查已经公布的敦煌文书的基础上对四百

多个敦煌诗歌写本的整理、缀接和汇校而成，其中上编《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共厘定诗集诗钞 63 种，诗 1 401 首（包括重出互现诗 71 首），下编《敦煌遗书诗歌散录》辑录诗歌 524 首（句）。徐俊不仅通过大量的文献辑比和严密的考证，对诗及诗的作者作了精细的校勘，而且也指出了诗句中别字异文的正确字形。所以说：“人们今天拿到这部书，除了已辑集整理的王梵诗以外，敦煌遗书中的诗歌，可以说这是既全而又可信的一个定本了。”^{[11]2}我们对诗句中的别字异文作了穷尽的考察，发现了几则精、见相代例。现把诗句及校勘照原文移录于下：

（1）以酬代仇例。

《阙题》：水能澄不浑，剑用持复酬（仇）。珠已含报恩，□□□□□。□□□□□，□□贫与富，但愿一相知。（原卷无题及作者。阙字原卷残。以上二首《全唐诗续拾》卷十二均收作李邕诗。）^{[11]306}

（2）以嬉代诗例。

《月》：[桂生三五夕，萸开二八]时。《瑞应图》曰：“尧时萸荚生庭，从朔至十五日，日生一叶；从十六日，日落一叶也。”分晖[度鹊镜]，（上缺）镜口破，人执一片以为其信，其妻与人通，□□鹊安背上也是也。[流影入蛾眉，皎洁临疏]牖，陆士衡诗曰：“安寝北口上，明月入我牖。”聆臈（玲珑）鉴薄[帙。原陪北堂宴，长赋西园]嬉（诗）。魏曹祖（植）诗曰：“君子敬爱客，清夜游西园，明月澄清景。”（原卷阙题，据《佚存》本补，为“乾象部十首”之二。诗中阙文据《佚存》本补。）^{[11]376}

（3）以幸代信例。

《十二月诗》：八月仲秋秋已凉，寒雁南飞数万行。贱妾犹存旧日意，君何无幸（信）不还乡。（幸：《敦煌曲》校作“行”。《总编》作“幸”，又云“亦可作‘信’，书信也”。案“信”指信用，非书信。）^{[11]380}

（4）以将代姜例。

《别董令望》[高适]：六（绿）襜（窗）独坐情难违，红粉家（佳）人不可欺。女人本是忧（优）柔性，今日须呈孟将（姜）□。（阙字原卷仅存右侧“爨”形。刘瑞明校作“衣”。熊飞校“孟”作“猛”，谓阙字或即“姿”字。柴剑虹据巴黎原卷录作“几”，疑为“机”字之讹。）^{[11]699}

（5）以济代季例。

《阙题》：上缺帝城春。松篁翠色能藏马，桃李垂阴可借人。那堪更有穷徒（途）子，飒然离家数千里。秦地由来无主人，汉庭（廷）若个为知己。一别乡园已数年，不乘驷马耻归田。扬子赋城（成）人未见，苏秦裘蔽（蔽）有谁怜。恭闻济（季）诺无余眷，义声杨杨（扬扬）天下遍。平生肝胆向谁呈，今日呈君愿君见。（原卷正背两面首尾颠倒，卷背首残，失题及作者。）^{[11]746}

（6）以尽代近例。

《咏九九诗一首》之五：五九残冬日稍长，金乌□映渐尽（近）堂。惟（为）报学生须在意，每人添诵两三行。（本诗校录参用饶宗颐《敦煌曲》312页、陈祚龙《敦煌学海探珠》上册142-144页、项楚《敦煌诗歌导论》195页。三家录文。）^{[11]828}

（7）以幸代辛例。

《咏卧轮禅师看心法四首》：若人求道不习此，千劫万劫枉工夫。徒自疲劳忍幸（辛）苦，究竟不免堕三涂。^{[11]861}

（8）以俊代峻例。

《诗格一部引诗》：天青白云外，山俊（峻）紫微中。鸟飞随影去，花落逐摇风。（《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第六异类对云：“异类对者，上句安天，下句安山；上句安云，下句

安徽;……如此之类,名为异对类。……诗曰:‘天青白云外,山峻紫微中。鸟飞随去影,花落逐摇风。’”) [11]874-875

各字在《广韵》的反切及音韵地位如下:

别字	《广韵》反切	正字	《广韵》反切
酬	市流切(禅、尤、三等)	仇	巨鳩切(见、尤、三等)
嬉	许其切(晓、之、三等)	诗	书之切(书、之、三等)
幸	胡耿切(匣、耿、二等)	信	息晋切(心、震、三等)
将	即良切(精、阳、三等)	姜	居良切(见、阳、三等)
济	子计切(精、霁、四等)	季	居悸切(见、至、三等)
尽	慈忍切(从、軫、三等)	近	其谨切(群、隐、三等)
幸	胡耿切(匣、耿、二等)	辛	息邻切(心、真、三等)
俊	子峻切(精、稇、三等)	峻	私闰切(心、稇、三等)

在《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别字异文中,“精”系与“知”系、“精”系与“照”系、“知”系与“照”系互代现象不乏其例;“俊”与“峻”不属于精、见互代例,但“俊峻”在现代汉语中为同音字组,而自《切韵》至《中原音韵》,二字读音均不相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以“晓”注“心”有一例^{[11]22},《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知见(知季)”同音有一例^[2],加之上述的八例,计有10例。按照“例不十,法不立”的观点,我们认为罗的话有道理。

三、五代后西北方音未见精见合流的原因

既然同意罗常培的观点,就得回答在16世纪、17世纪也没发现见等真正颚化的方言这一问题。西北方音的历史演变主要是在敦煌文献发现之后,确切地说,《唐五代西北方音》出版,才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唐五代西北方音得以深入研究得益于丰富的敦煌宝藏,敦煌是众多语言汇聚的焦点,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是语言变化的重要因素。可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的“丝绸之路”至五代时渐渐丧失了原有功能,因为东西文明交流的出入口之地——敦煌成了西夏人的势力范围。从此,敦煌不再有丰富的文献能流传至今日。而历史语音的研究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这也是唐五代以后西北方音的研究不像唐五代西北方音那样能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唐五代时期西北方音产生的音变现象在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发展的也就得不到历史文献的佐证了。

南北朝时期“音韵蜂出”的局面,到隋代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正音性质的《切韵》一问世就为“时俗共重,以为典规”^[12]。增字加注的《切韵》系韵书的编者虽然注意到要照顾实际语音的变化,但反映的都是通语的变化,不可能体现偏于一隅、不为人所重视甚至已被中原地区所遗忘的某一方言的特点,而任何一种音变现象的产生都应是从一种方言开始的。《中原音韵》及以后的韵书虽是据时音而作,但反映的是“中原”或“大都”的北音,不可能反映其他方言之音。

即使是《中原音韵》,在其“萧豪韵中[k k' x]与[kj k' j xj]并存,形成两个不同层次”^[6]。这也表明了《中原音韵》中见系有颚化的端倪了。

四、结 语

研究表明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的精、见二系有互代或相混的现象,但并不是说精清从心邪的四等跟见溪群晓匣的三四等的所有的字都相混,也不是说唐五代西北方音中精、见二系已全面颚化为舌面音。至于二系相混为何种性质的音,还有待于更多语料的发掘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罗常培. 唐五代西北方音[M]. 影印本.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1.
- [2] 邵荣芬. 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与唐五代西北方音[J]. 中国语文, 1963, (1): 193-245.
- [3] 赵荫棠. 中原音韵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6: 91.
- [4] 郑锦全. 明清韵书字母的介音与北音顎化源流的探讨[J]. 书目季刊, 1980, 14(2): 77-89.
- [5] 刘鉴. 经史正音切韵指南[C] // 永瑢. 四库全书: 第 238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854-855.
- [6] 何一凡. 《中原音韵》见、知、照(章庄)系声母发展的不同层次[C] // 《中原音韵》新论编辑组. 《中原音韵》新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15-22.
- [7] 黄公绍, 熊忠. 古今韵会举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140.
- [8] 宁忌浮. 古今韵会举要及相关韵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9] 杨耐思. 《韵会》与《七音》、《蒙古字韵》[C] // 吕叔湘. 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 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 上海: 知识出版社, 1989: 338-346.
- [10] 花登正宏. 蒙古字韵ノート——とくに开口二等牙音の舌面化について[J]. 中国语学, 1979, 226: 23-29.
- [11] 徐俊.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12] 王仁昫. 刊谬补缺切韵[C] // 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434-532.

Incorrect Character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ame Word in the Poems in Dunhuang Fresco

—— Convergence of Jing and Jian Groups in Northwestern Dialects in Five Dynasties Period

DING Zhimin, ZHAO Jinw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Luo Changpei once pointed out that the two so-called Jing and Jian groups (two groups of different initial consonants) began to converge as early as the Five Dynasties (907-960 A.D.). But all of the researches by later scholars have refuted this argument.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correct character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ame word discovered in the poems in Dunhuang Fresco, it could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eight evidences of such convergence. After the five dynasties period, Dunhuang and other northwest district of China gradually lost their historical position as a communication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directly led to the absence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the convergence in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his must be the reason why no documental evidence existed after the convergence.

Key words: Poems in Dunhuang Fresco; Incorrect characters; Different forms of the same word; Jing group; Jian group; Convergence

(编辑: 刘慧青)